

曾国藩全书



册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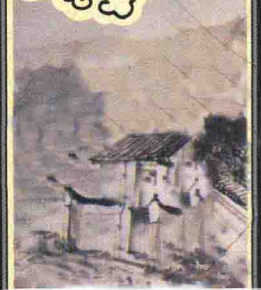
杨玉萍·主编



印刷工业出版社

◆ 册二 ◆

曾国藩全书



杨玉萍 ○ 主编



印刷工业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曾国藩全书 / 杨玉萍主编. —北京: 印刷工业出版社, 2013.1

(藏书阁)

ISBN 978-7-5142-0772-9

I. ①曾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曾国藩(1811~1872)—全集 IV. ①Z42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89385号

曾国藩全书



出版发行: 印刷工业出版社

(北京市翠微路2号 邮编: 100036)

网 址: www.keyin.cn www.pprint.cn

制 作:  www.tzbook.com

印 刷: 北京威远印刷厂

开 本: 七八七毫米×一〇九二毫米 十六开

印 张: 三十二

字 数: 四百五十千字

印 次: 二〇一三年三月第一版 二〇一三年三月第一次印刷

定 价: 一百九十八圆(全四册)

齐家——戒傲忌情，兴家之道

齐家是曾国藩树立的人生信条之一，也就是他立志将家庭治理好，使曾氏家族得以绵延兴旺。在治家策略方面，曾国藩一直主张全家人都要秉持节俭、勤劳、孝顺、和睦的作风，不能因为自己身在大家族中衣食无忧，就过坐享其成、骄奢淫逸的日子，而必须要以勤劳、努力为标准，使曾氏家族日益昌盛，绵延不绝。

禀父母·实以和睦兄弟为第一（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）

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：

正月十七日，男发第一号家信，内呈堂上信三页，复诸弟信九页，教四弟与厚二从汪觉庵师，六弟、九弟到省从丁秩臣，谅已收到。二月十六日，接到家信第一号，系新正初三交彭山峒者，敬悉一切。

去年十二月十一，祖父大人忽患伤风，赖神灵默佑，得以速痊，然游子闻之，尚觉心悸！六弟生女，自是大喜。初八日恭逢寿筵，男不克在家庆祝，心尤依依。

诸弟在家，不听教训，不甚发奋。男观诸弟来信，即已知之。盖诸弟之意，总不愿在家塾读书，自己亥年男在家时，诸弟即有此意，牢不可破。六弟欲从男进京，男因散馆①去留未定，故彼时未许。庚子年接家眷，即请弟等送，意欲弟等来京读书也。特以祖父母、父母在上，男不敢专擅，故但写诸弟，而不指定何人。迨九弟来京，其意颇遂，而四弟、六弟之意，尚未遂也。年年株守家园，时有耽擱，大人又不能常在家教之；近地又无良友，考试又不利。兼此数者，怫郁难伸②，故四弟、六弟不免怨男，其可以怨男者有故。丁酉在家教弟，威克厥爱③，可怨一矣；己亥在家，未曾教弟一字，可怨二矣；临进京不肯带六弟，可怨三矣；不为弟另择外傅，仅延丹阁叔教之，拂

厥本意，可怨四矣；明知兩弟不愿家居，而屢次信回，劝弟寂守家塾，可怨五矣。惟男有可怨者五端，故四弟、六弟难免内怀隐衷。前次含意不申，故从不写信与男。去腊来信甚长，则尽情吐露矣。

男接信时，又喜又惧。喜者，喜弟志气勃勃，不可遏也；惧者，惧男再拂弟意，将伤和气矣。兄弟和，虽穷氓小户必兴；兄弟不和，虽世家宦族必败。男深知此理，故稟堂上各位大人，俯从男等兄弟之情。男之意实以和睦兄弟为第一。

九弟前年欲归，男百般苦留，至去年则不复强留，亦恐拂弟意也。临别时，彼此恋恋，情深似海。故男自九弟去后，思之尤切，信之尤深。谓九弟纵不为科目中人，亦当为孝悌中人。兄弟人人如此，可以终身互相依倚，则虽不得禄位，亦何伤哉！

恐堂上大人接到男正月信必且惊而怪之，谓两弟到衡阳，两弟到省，何其不知艰苦，擅自专命？殊不知男为兄弟和好起见，故复缕陈一切；并恐大人未见四弟、六弟来信，故封还附呈。总愿堂上六位大人俯从男等三人之请而已。

伏读手諭，谓男教弟宜明责之，不宜琐琐告以阅历功夫。男自忆连年教弟之信不下数万字，或明责，或婉劝，或博称，或约指，知无不言，总之尽心竭力而已。

男妇孙男女身体皆平安，伏乞放心。男谨稟。

注释

①散馆：清时翰林院设庶常馆，新进士朝考得庶吉士资格者入馆学习，三年期满举行考试后，成绩优良者留馆，授以编修、检讨之职，其余分发各部为给事中、御史、主事，或出为州县官，谓之「散馆」。

② 怫郁难伸：怫郁难言。

③ 威克厥爱：威严超过宠爱。

译文

儿子国藩跪着禀告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：

正月十七日，儿子寄出第一封家信，里面有二页寄给堂上父母大人的信，九页给各位弟弟的信，教四弟和厚二随汪觉庵学习，六弟、九弟到省城跟从丁秩臣学习，想必你们已经收到了。二月十六日，我接到家里第一封信，是新年正月初三日交给彭山圮的那封，信已经看过了。

去年十二月十一日，祖父大人忽然患了伤风，多亏神灵暗中保佑，很快痊愈了。但在外的游子听了，心里还是觉得很慌！六弟家生了一个女儿，这自然是一件大喜事。初八日恰逢寿筵，儿子不能在家里参加庆祝，心里很是过意不去。

几位弟弟在家里不听大人的教训，学习也不是很发奋，儿子看来信就已经知道了。看来几位弟弟的意思，总不愿意在家塾学堂读书。己亥年儿子还在家里时，他们就有这个意思，而且十分坚定。六弟想跟儿子进京，儿子因为在庶常馆学习的去留尚没有定，所以没有答应。庚子年接家眷进京，请弟弟们相送，意思是想让弟弟们来京读书，但是因为祖父母、父母在上，儿子不敢擅自做主，所以只在信中写给弟弟们，而不指定何人。等到九弟来京，他的心意如愿以偿了，而四弟、六弟的心意却还未顺遂。他们年年待在家里，学业时有所耽搁，大人又不能在家里教他们，他们在附近又没有好的朋友，考试又失败了，有这样几个困扰，所以他们觉得很受压抑而闷郁不乐。四弟、六弟不免埋怨我，这也是有原因的。丁酉年我在家教他们时，威严过头而缺少疼爱，这是第一点应该埋怨的地方；

己亥年在家，没有教弟弟第一个字，这是第二点应该埋怨的地方；临到进京了不肯带六弟，这是第三点应该埋怨的地方；不为弟弟另外选择外面的老师，仅仅邀请了丹阁叔，违背了他们的意思，这是第四点应该埋怨的地方；明明知道两个弟弟不愿在家，却屡次回信，劝他们在家读家塾，这是第五点应该埋怨的地方。正因为儿子有这应该埋怨的五点，所以四弟、六弟难免心里藏着这些隐情，以前他们一直闷在肚子里不愿意说，所以从不给我写信，去年腊月写了一封长信，才把这一肚子怨气都吐了出来。

儿子接到那封信时又高兴又害怕。喜的是弟弟们志气勃勃、充满生气，气势不可阻挡。怕的是儿子若再次违背他们的意愿，将会伤了兄弟之间的和气。兄弟和睦的话，即使是穷困的小户人家也必然兴旺；兄弟不和，就算是世代官宦人家也必然败落。儿子深知这个道理，所以禀告堂上大人，一定要让儿子维持住与兄弟之间的感情。儿子的意思，实在是把和睦摆在第一位的。

九弟前年的时候想回家，儿子百般挽留，到去年才不再强留他，也是怕违背了他的意愿。他临走时，我们彼此依依不舍。所以从九弟走后，儿子非常想念他，也对他充满希望。我相信，九弟即使不能做科场中人，也会是孝悌中人。假如兄弟们个个如此，可以终身互相依靠，就是不当官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我害怕堂上大人收到我在正月里写的信，看后会大惊并责怪我，说两个弟弟到衡阳，两个弟弟到省城，怎能不知其中的艰苦而擅自做主？岂不知我这样做是为了兄弟和睦，所以详细地说明一切，并且怕大人没见到四弟和六弟的来信，因此封好寄回。希望堂上六位大人答应儿等三人的请求。

恭读父母在信中的教诲，说儿子教育弟弟时应该直言责备，不应该琐碎地谈些阅历功夫。儿子回忆多年来教育弟弟的信，不下数万字，有时直接地责备，有时委婉地规劝；或者长篇论述，或者从小的方面细细地指点，知无不

言，总之是尽儿子的一切努力罢了。

媳妇和孙子、孙女都平安，请放心。儿子谨稟。

解析

家和万事兴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观念，也是行之有效的治家箴言。对于曾氏家族来说，只有他们这个大家庭和

曾国藩书法对联

荷氣竹風宜永日

西林尊兄大人屬

花光樓影倒晴天

滌生曾國藩

睦，在外从政或从军的人能够没有后顾之忧，在家里的人才能愉快生活；只有家和，也才能在人前、在下属面前树立家族的威严；也只有家和，才能使家道兴旺。因此，曾国藩将『治家』作为自己终身的追求，极力希望家庭成员之间和睦相处，整个家族秩序井然，父慈子孝。

曾国藩兄弟很多，兄弟彼此间既是一辈子的依靠，又很容易产生矛盾。而兄弟一旦不和睦，整个大家庭就很容易走上衰败的道路。因此，曾国藩一再在信中表示，兄弟之间必须要和睦相处、互为依靠。他认为，兄弟之间应该互相谦让、互相理解，互帮互助、彼此发展、共同进步。搞好兄弟之间的关系，对父母行孝顺之道，这样整个家庭就会其乐融融，其凝聚力也会使得整个家力量无穷、兴旺无边。

致诸弟·恐其家女子有宦家骄奢习气乱我家规（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）

诸位老弟足下：

十六早，接到十一月十二日发信，内父亲一信，四位老弟各一件，俱悉一切，不胜欢喜！四弟之诗，又有长进，第命意不甚高超，声调不甚响亮。命意之高，须要透过一层，如说考试，则须说科名是身外物，不足介怀，则诗意高矣。若说必以得科名为荣，则意浅矣。举此一端，余可类推。腔调则以多读诗为主，熟则响矣。

去年树堂所寄之笔，亦我亲手买者，春光醉目前每支大钱五百文，实不能再寄。『汉壁』尚可寄，然必须明年会试后，乃有便人回南，春间不能寄也。

五十读书固好，然不宜以此耽搁自己功课；女子无才便是德，此语不诬也。家常欲与我结婚，我所以不愿意者，因闻常世兄最好恃父势，作威福，衣服鲜明，仆从巨赫^①，恐其家女子有宦家骄奢习气乱我家规，诱我子弟好奢耳。今渠再三要结婚，发甲五八字去，恐渠家是要与我为亲家，非欲与弟为亲家。此语不可不明告之。

贤弟婚事，我不敢作主，但亲家为人如何，亦须向汪三处查明。若吸鸦片烟，则万不可对。若无此事，则听堂上各夫人与弟自主之可也。所谓翰堂秀才者，其父子皆不宜亲近，我曾见过，想衡阳人亦有知之者，若要对亲，或另请媒人亦可。

六弟九月之信，于自己近来弊病，颇能自知，正好用功自医。而犹曰终日泄泄^②，此则我所不解者也。

家中之事，弟不必管，天破了，自有女娲管，洪水大了，自有禹王管。家事有堂上大人管，外事有我管，弟辈则宜自管功课而已，何必问其他哉？至于宗族姻党，无论他与我有隙无隙，在弟辈只宜一概要爱之敬之。孔子曰：『泛爱众，而亲仁。』孟子曰：『爱人不亲，反其仁；礼人不答，反其敬。』此刻未理家事若便多生嫌怨，将来当家立业，岂不个个都是仇人，古来无与宗族、乡党为仇之圣贤，弟辈万不可专责他人也。

十一月信言：观看《庄子》并《史记》，甚善！但做事必须有恒，不可谓考试在即便将之书丢下，必须从首至尾句句看完。若能明年将《史记》看完，则以后看书不可限量，不必问进学与否也。贤弟论袁诗，论作字，亦皆有所见；然空言无益，须多做诗，多临帖乃可谈耳。譬如人欲进京一步不行，而在家空言进京程途，亦向益哉？即言之津津^③，人谁得而信之哉？

九弟之信，所以规劝我者甚切，余览之，不觉毛骨悚然！然我用功，实脚踏实地，不敢一毫欺人，着如此做去，不做外官，将来道德文章必粗有成就，上不敢欺天地祖父，下不敢欺诸弟与儿侄。而省城之闻望日隆，即我亦不知其所自来。我在京师惟恐名浮于实，故不先拜一人，不自诩一言，深以过情之闻为耻耳。

来书写大场题及榜信，此间九月早已知之，惟县考案首前列及进学之人，则至今不知。诸弟以后写信，于此等小事及近处戚族家光景，务必一一详载。

季弟信亦谦虚可爱，然徒谦亦不好，总要努力前进，此全在为兄者倡率之，余他无所取，惟近来日日不恒，可为诸弟倡率。四弟六弟，总不欲以有恒自立，独不怕坏季弟之样子乎？余不尽宣。兄国藩手具。

注释

①巨赫：即显赫。

②泄泄：悠闲自得、满不在乎的样子。

③津津：言之有味，滔滔不绝于口的样子。

译文

诸位老弟：

十六日早上，我收到你们十一月十二日发的信，里面有父亲写的一封信，四位老弟写的各一封，我看完知道了家里的事情，非常高兴！四弟的诗又有了长进，只是诗的立意还不是很高超，声调不是很响亮。写文章要想立意高超，为人就必须在思想上提高一个层次。比如说考试，如果把科举功名看作身外之物，不足以使一个人耿耿于怀，那么立意便高了一层。如果说一定要以取得科名为荣幸，那立意便浅薄了。举这一个例子，其余的便可类推。声调不响的问题，要通过多读诗书来解决，熟读古诗，声调自然就会响亮。

去年树堂寄回去的笔是我亲自买的。『春光醉』这种牌子的笔目前每支卖五百文大钱，实在不能再寄了。『汉壁』还可以再寄，但必须明年考完武举以后，有人顺便回湖南才能带回去，春天的时候就不能寄了。

五十读书固然很好，但不能因此而耽搁自己的功课。女子无才便是德，这话是不错的。常家想与我们家结婚，我之所以不愿意，是因为常世兄这个人最喜欢依仗父亲的权势欺侮别人，衣服也太华丽，仆从前呼后拥。我担心他

家的女子有官宦人家的骄气与奢气，乱了我们家的家规，引诱我家的子弟奢侈。现在他再三要求结婚，请求发甲五的八字过去，恐怕他家是想与我结为亲家，而不是想与弟弟结为亲家，这话我不能不明白地告诉你们。

贤弟家的婚事，我不敢做主，但是这位亲家为人如何，也要向汪三那边查问清楚。如果吸食鸦片，那万万不可与他结亲。如果没有这件事，那就请堂上各位大人与贤弟决定好了。那个所谓的翰堂秀才，我曾经见过，衡阳人也知道他底细的，他父子两人都不宜去亲近。如果要对亲，或者可以另外请媒人。

从六弟九月寄来的信中可以看出，他近来对于自己的存在问题很有自知之明，正好可以趁机下功夫把毛病治好。但他又说自己一天到晚闲散无事，这我就不太明白了。

家中的事务，弟弟们不必去管。天破了，自有女娲氏去补天；洪水来了，自有禹王爷去治水。家事有堂上大人管，外边的事有我管，弟弟们只管自己的功课就可以了，何必去过问其他事情呢？至于宗族里的人，舅舅那方面的人，不管他与咱们有没有嫌隙，你们都应该爱他们，尊敬他们。孔子说：『爱民众，和有仁义的人亲近。』孟子说：『我爱别人，别人却不亲近我，自己要反躬自省，自己的仁爱是否有不到的地方；我们以礼待别人，别人却不理睬我，自己要反躬自省，自己的态度是不是不恭敬。』现在弟弟们没有管理家事，如果还生嫌怨，将来当家立业了，岂不是个个都成了仇人？自古以来，没有和宗族、乡党结仇的圣贤之人，弟弟们不要老是专指责别人。

十一月的来信中说：你们现在正在看《庄子》和《史记》，很好！但做事必须有恒心，不可以说考试在即，便把没有看完的书丢下。必须从头到尾，句句看完。如果能在明年把《史记》看完，那么以后看书就没有什么限制了，也不必去管是不是能考中科举。贤弟讨论袁诗和书法，也都有些不错的见解。但是空说没有益处，必须多做诗，多临帖，才能够深有体会。比方有人要进京城，但在家坐着一步不走，只空口说进京的旅程，这又有什

太平天国起义领袖洪秀全像



么益处呢？你即使说得津津有味，又有谁会相信呢？

九弟的信中规劝我的话很切合实际，我看过之后不禁觉得很震惊。但是我下的功夫，确实都是脚踏实地的，不敢有一丝一毫欺骗别人。如果这么做下去，就是不外做官，将来在道德、文章上也必然会略有成就，上不敢欺骗天地和堂上大人，下不敢欺骗诸位老弟与儿子辈。而我在省城的声望是越来越高，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。我在京城，只恐怕名望超过了自己的实际，所以不先拜访一个人，不自吹一句话，并对言过其实的传闻深以为耻。

来信中所提的大场题目和发榜的信息，我已于九月九日知道了，只是县考中名列前茅的以及考中秀才的都有谁，我至今还不知道。诸位弟弟以后写信，对于这些小事以及附近亲戚家的情形，务必一一详细写明。

季弟的来信很谦虚，也很可爱。但是仅谦虚不够的，还要努力前进，这全靠做兄长的表率作用，我没有什么可取的，只有近来做事比较有恒心，值得弟弟们学习。四弟和六弟总是不想做到有恒心而自立，难道不怕教坏了季弟吗？其余的不一一说了。兄国藩手具。

曾国藩对家风的治理与维护十分重视，其历来要求全家要俭省度日，并且一定要谦虚做人，一定不能像一般的官宦人家一样奢靡，子女更不能像其他的纨绔子弟一样骄矜桀骜。曾氏的家风在其反复叮嘱与要求之下一直保持得比较好。为了维护自己的成果，曾国藩在选人结亲的问题上也十分谨慎，生怕自家与有官宦风气的人家结了亲，从而将骄横、奢侈的习气带到自己家中。

这封信中提到了曾国藩儿子的婚事。曾国藩一直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选择一位「孝友耕读」人家的女儿为妻，湖南一常姓显贵家庭，几次都想与曾国藩结为儿女亲家，但曾国藩很不愿意，因为他听说这家人生活习气骄奢、跋扈，不可一世。在当时讲究门当户对的封建思想笼罩下，已经位居朝廷二品大员的曾国藩在为儿子择亲时只问贤德，不问富贵，着实令人敬佩。

致诸弟·日日想归家省亲（道光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）

澄侯、子植、季洪足下：

正月十一日发第一号家信，是日子极不得闲，又见温甫在外未归，心中懊恼之至，故仅写信与诸弟，未尝为书稟堂上大人，不知此书近已接到否？

温弟近定黄正斋家馆，每月俸银五两。温弟自去岁以来，时存牢骚抑郁之气。太史公所谓：「居则忽忽若有所亡，出则不知其往者。」温弟颇有此象。故举业功夫，大为抛荒，闲或思一振奋，而兴致不能鼓舞，余因是深以为虑，每劝其痛着祖鞭，并心一往。温弟辄言思得一馆，使身有所管束，庶心有所维系。余思自为京官，光景尚不十分窘迫，焉有不能养一胞弟，而必与寒士争馆地？向人求荐，实难启口，是以久未为之谋馆。

自去岁秋冬以来，闻温弟妇有疾，温弟羁留日久，亦觉牢落无偶。而叔父抱孙之念甚切，不能不思温弟南归。且余既官二品，明年顺天主考，亦在可简放之列，恐温弟留京三年，又告回避。念此数者，欲劝温弟南旋，故上次信告诸弟道及此层，欲诸弟细心斟酌。不料发信之后，不过数日，温弟即定得黄正斋馆地。现在既已定馆，则身有所管束，心亦有所系属，举业功夫，可渐渐整理。只得待今年下半年再看光景。如我或圣眷略好，颇有明年主考之望，则到四五月，再与温弟商入南闱①或北闱行止。如我今年圣眷平常，或别有外放意外之事，则温弟仍留京师，一定观北闱，不必议南旋之说也。坐馆以羁束身心，自是最好事，然正斋家之馆澄弟所深知者，万一不合，温弟亦难久坐。见可而留，知难而退，但能不得罪东家，好来好去，即无不可耳。

余自去岁以来，日日想归家省亲，所以不能者：一则京账将近一千，归家则途费接礼又须数百，甚是难以措办；二则二品归籍，必须自己具折，折中难于措辞。私心所愿者，颇想得一学差，三年任满，归家省亲，上也。若其不能，则或明年得一外省主考，能办途费，则后年必归，次也。若二者不能，只望六弟、九弟明年得中一人，后来得一京官，支持门面，余则告养归家，他日再定行止耳。如三者皆不得，则直待六年之后，至甲寅年母亲七十之年，余誓具折告养。虽负债累万，归无储粟，余亦断断不顾矣。然其实不得已之计，若能于前三者之中，得其一者，则后年可见堂上各大人，乃如天之福也！不审②祖宗能默佑否？

现在寓中一切平安。癖疾上半身全好，惟腰下尚有纤痕。家门之福，可谓全盛，而余心犹有归省之情，难以自慰，因偶尔书及，遂备陈之。

毅然伯之项，去年已至余寓，今始觅便寄南。家中可将书封好，即行送去。余不详尽，诸惟心照。兄国藩手草。

①南闱：闱，考场。南闱即江南乡试。

②不审：不知。

译文

澄侯、子植、季洪足下：

我正月十一日发了（今年）第一封家信，那天我很忙，又见温甫外出没有回来，心里很恼火，所以只写信给弟弟们，而没有给堂上大人写信。不知道这封信你们收到没有？

温弟最近定下来在黄正斋家馆教书，每个月俸禄是五两银子。温弟自从去年以来，积了一肚子牢骚和抑郁不得志的情绪。正如太史公所讲的：『在家好像丢失了什么东西一样不自在，在外则转来转去不知道要去哪。』温弟就是这种状态，所以从前为科举所下的功夫大都荒废了。偶尔他也想振作一番，但是已经没有从前那样的兴致了，为此我很是忧虑，经常劝他痛下决心争取进步，一心一意奔前程。温弟常说他想去学馆教书，让自己的身心有所约束，思想有所维系。我想自己自从做京官以来，光景还不是很窘迫，难道养不起一个同胞弟弟，而必须让他与贫寒的士人去争夺一个教席吗？另外若是向别人请求荐一差事，我又很难以启齿，所以许久都没有去做这件事情。

自去年秋冬以来，温弟媳妇有病，温弟在京城待得太久，也觉得孤零零的没有伴侣，而叔父抱孙子的心情也很迫切，也非常想让温弟回湖南。另外，我现在已经做了二品官员，明年顺天主考，我也可能被派到外地去任地方官员，恐怕温弟在京城待了三年，到时候又要回避。出于这几点考虑，我想劝温弟回湖南，所以上次信中也谈到这一点，想请诸位弟弟细心斟酌。不料发信过后没几天，温弟就定了在黄正斋的教馆教书。现在既然已经定了馆，他的

身子有所管束，心思不再涣散，应考的事情也有精力可以慢慢整理了，其他的事情只有等今年下半年再看情况决定。如果圣上对我略有眷顾，那我明年就有当主考的希望。到明年四五月，再与温弟商量是参加江南乡试还是顺天乡考的事情。如果当今皇上对我的眷顾一般，或者我被调任到外地，那么温弟就仍旧留在京城，且一定要参加顺天乡试，不必再考虑回乡了。坐馆用以管束自己的身心，自然是好事，然而正斋家的情况澄弟是最了解的，万一不合，温弟也难久留。你觉得可以就留下，知道难处就退出，但不能得罪东家，好来好去，什么事情就都好说了。

我自从去年以来每天都想回家探亲，不能回去的原因，一是京城欠的债将近一千，回家路费又要几百，恐怕难以筹集。二是二品官回籍，必须写奏折，奏折中又很难措辞。就我的私心而言，我很想得到一个学差的职位，三年任满之后就可以回家探亲，这是上策；如果不行，明年得到一个外省主考也可以，那样就能筹集路费，后年必定能回家，这是中策；如果这两样都不能达到，那我只希望明年六弟、九弟两人之中有一人中举，日后得一个京官，支撑门面，我便告养归家，以后怎么样就再做商议。如果这三点都不能实现，那我便等六年之后，到母亲七十岁时，一定要奏明皇上，告老归家。虽说那样会欠债上万，甚至没有一文钱的路费，我也坚决不顾及了。然而这条路是实在不得已的才走的，如果能在上述三条之中得其中一条，那么我后年就可以见到堂上大人了。这真是天大的福气！不知祖宗会在暗中保佑我吗？

现在家中一切平安！我上半身的痲疾全部好了，只是腰下面还有一点不适。我家现在的福气可以说是很旺盛的，而我仍想着回家探亲，这种心情难以满足，所以偶尔写到这里，便详细地禀告一番。

毅然伯的项款去年已经寄到了我的住处，我到现在才找到机会寄回湖南。家中可将信封好，马上送去。其余不详细说了，彼此心照不宣。兄国藩手草。